

思语

甲申史鉴

□ 陈发明

历史没有假如，它只会择其善者

而随之。

1644年农历四月三十日，仓促登基的李自成，告别还没坐热的紫禁城皇帝宝座，放了一把大火后仓皇西逃。散兵乱马中，他或许根本无暇感慨，十几年艰苦创业，竟会在短短的四十多天里溃败！

那一年，是甲申年。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被反复提及，是因为那一年的北京城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那一年的中国大地上兵燹纷乱，那一年的中国百姓热情期待着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，又在大顺政权“纷纷然、昏昏然”的昙花一现中重归失望。那一年的中国历史留给后人太多警示，在历史上毁誉参半的李自成和他的义军演绎了一次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经典兴亡案例。

回望那一年，不能不提“两京锁钥无双地，万里长城第一关”，古老的关城见证了300多年前那场改变李自成命运的山海关大战。所向披靡的大顺义军，在北京城里不到一个月的骄奢淫逸后，就像被抽掉魂一样斗志锐减，他们面对的是冲冠一怒的吴三桂和枕戈待旦观望中原的八旗军。双方数十万军队列阵，本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，但短短几天，大顺军就溃败返京。

青砖斑驳的山海关城墙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坐在门口晒着太阳，无意诉说太多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人们登临雄关，去感受曾经的金戈喧嚣和历史变迁。漫步山海关古城内，如果留心，可以在古城西大街看到一座挂着“甲申史鉴馆”匾额的四合院，站在街上便能看到门内的照壁上刻着“以史为鉴 居安思危”八个大字。这是个由当地纪委布展，以廉政文化教育为主题的展馆。小小的院落内，陈设了“要塞烽烟、石河鏖战、甲申史鉴、居安思危、任重道远”五个展厅，史料详实，发人深省。

历史是最耐心的老师，历史也是最无情的考官。大顺义军之败，败在常胜则骄逸，骄逸则奢腐。打败李自成的不是多尔衮，也不是吴三桂，而是打下江山后腐化堕落的大顺义军自己。李自成离京时无暇自哀，而后来人多有哀之；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恐怕会“使后人而复哀后人”。

1944年，郭沫若先生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一文中，对李自成从兴起到败亡，有深入细致的分析。归结起来，大概就是两点：成也作风，败也作风；速胜致使速败。李自成一呼百应，有其个人魅力因素，但大顺义军的严明军纪才是受到老百姓广泛拥护的根基。然而进了北京城后，这支队伍突然变质了：骁勇善战的大将刘宗敏将刀口对准了京城的富户百姓，忙着烧杀掳掠；运筹帷幄的丞相牛金星也急于开科取士，为自己招揽门生；有个神机妙算的军师献策，千算万算也没有料到突如其来军的军纪败坏、军心涣散，统一己之力难挽大厦之将倾。在山海关的甲申史鉴馆里，有一幅巨型壁画，描绘的是李自成和大顺义军“顺势而兴、抚民而胜、骄奢而腐、逆道而亡”的发展过程。

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但无论是“胜则骄”，还是“逸则腐”，都是李自成乃至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失败的表现。从根本上来讲，是他们在建立政权后，忘了从哪里来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忘记来路，等于毁了自己赖以成功的根基，本来是官逼民反，不承想民反为官后，又逼民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不知去路，就是对自己得天下后的使命感到茫然，当初揭竿而起大抵上都是为了口饭吃，为了活命；这样简单的诉求满足后，便不知所措，被金银珠宝花花江山迷了眼。没有远大的理想信念，没有找准自己的历史使命，终究难免一败。

1949年3月，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，毛泽东说，“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”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；在路上，他又想起了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：“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，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。”

假如，李自成和他的队伍能以“赶考”的心态去建设新政权，历史恐怕会被改写。然而，历史哪有假如？它只会择其善者而随之，跨过那些“因走得过快而忘记为什么出发”的人时，连眼都不会眨一下。

甲申史鉴，教会了我们太多。

责任编辑 敖蓉 李丹

美术编辑 高妍

邮箱 jrbzmzk@163.com

昆曲：

莫问收获 但求耕耘

□ 曾诗阳



上图 《焚香记》剧照。

左图 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

曾诗阳摄

“惆怅春风兮春已半，人间天上兮太匆匆。”历经一年多的艰苦筹备，北方昆曲剧院传承剧目《焚香记》不久前在北京公演。有戏迷观后感评价：一颦一蹙足以摇荡人心，层层剥出，几乎飙泪。

从2001年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，到如今佳作遍地开花，昆曲的老树和新芽，让我们看到传统艺术正焕发出新生活力。

老戏新唱

与《焚香记》剧组的采访约在北京南城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里。因剧院拆迁，剧组临时搬迁至此。一棵老树、一层旧楼，便是全部。

与略显沉寂的院落不同的是，练功房里一阵紧锣密鼓。一进门，咿呀婉转的曲调已然四处回荡，“戏比天大”四个字高悬墙上。屋外烈日当头，屋内《焚香记》正在排演，演员们穿着厚重戏服，额头均是密密一层细汗。导演魏春荣坐在台下，紧盯着演员的一招一式，偶尔跟着唱上两句。

“当导演，我是第一次。”尽管入行已经三十余年，更在三十岁时就已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“梅花奖”，对于首次执导的《焚香记》，魏春荣仍有一丝紧张和兴奋。“我们先后八次修改剧本，有时演出完回国，连时差都不倒就来排练，就是想把昆曲最美的一面呈现给观众。”魏春荣说。

改编内容要符合昆曲传统，身段编排要符合角色身份，唱腔念白要符合行当要求，场面调度要符合表演规律，件件都非易事。但真正让魏春荣感到紧

张的，还不仅于此。“如果我们的作品不够水准，给观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，反而会拉大昆曲与观众、与市场的距离。”魏春荣说：“要做，就得做好。”

提起《焚香记》，很多读者并不陌生，它讲述了名妓敔桂英和秀才王魁之间“痴情女子复仇负心汉”的故事。作为一部经典之作，《焚香记》多次被各类地方剧目改编上演。为了将老戏唱出新意和水平，让新观众“坐得住”，让观众不失望，剧组花了不少心思。

“百年不衰的传统老戏自然有其值得继承的地方，但一些结构冗长、节奏滞缓的片段，一些过时的表现形式，已经不符合现代观众的赏剧偏好。”在改编过程中，魏春荣在吸收老戏精华、尊重昆曲规律的基础上，将老本子40折的剧情凝练至两个小时，用大量细节铺垫实现了剧情的连贯性和逻辑性，人物塑造更加饱满，故事层次更加丰富。

“戏乃细也，就要细微之处见真章。”艺术指导王振义认为，戏剧是一种载体，观众对其承载的情感或思想的理解，就来自于情节的一个转折、演员的一个眼神、场景的一个变化等千百个细节之中。“正因如此，在这次改编中，我们没有采取传统的大团圆或大悲剧结尾，而选用了开放式结局，只讲故事，不给答案，相信观众一定可以从演员的演绎和细节的铺垫中推断出结局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”

十年一剑

戏台之外，作为经历过昆曲发展低迷时代的老

“

一个人的成功，远不够壮大一个行

当；一个剧的热度，远不够捧红一门艺术。”

演员，魏春荣和王振义也从常年的苦练和漫长的忍耐中得到了自己的答案。“我们的剧算不算好，我们的艺术产出有没有价值，台下的观众是衡量的砝码。但对于演员自身而言，踏踏实实下过苦功夫、真心实意地付出了，那就是好的。”王振义说。

总体来看，600岁的昆曲正享受着大好春光：国家各项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政策先后出台，七届中国昆曲艺术节接连举办，各类艺术基金支持力度越来越大……“我年轻时，常常一年也演不了几场戏，但现在的优秀年轻演员，几乎日日都有演出。”王振义介绍。

但魏春荣认为，市场经济下的艺术市场，虽不悲观，也不见乐观。“相比其他行业，昆曲演员的平台和机会还是偏少，大多数年轻从业者付出的和得到的不成正比，能登台演出的是凤毛麟角，像晓佳这样的又能有几个？”魏春荣说。

潘晓佳是《焚香记》的女主角，尽管被导演称作年轻人，实际上，12岁入行、今年30岁的她进入北方昆曲剧院已经快九年了。

“戏曲演员要耐得住寂寞。”潘晓佳说，刚进剧院时，除了偶尔登台演几出折子戏，更多的时间她都在台下默默练功和思考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“从去年开始，我的戏才逐渐多了起来，因为一些同事怀孕了，我就顶了上去。”潘晓佳说，“很感谢最初的那几年，让我积蓄了足够的经验、情绪和力量，在这次演出中彻底地释放出来。”

在同行眼里，《焚香记》是对潘晓佳多年努力和坚持的回馈。戏曲舞台其实挺残酷的，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但又有多少人能一直准备着呢？这个机会晓佳等到了，也是她应得的。

为了演好敔桂英，潘晓佳日夜琢磨剧本和唱腔，将各个剧种中不同版本的敔桂英都研究了一遍。“清晨进练功房，晚上才出来，一练就是一整天。”潘晓佳说：“塑造一个新角色是一场挑战，也是一次突破，这个坎儿必须得过。好机会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，一定要牢牢把握住。”

“天地苍茫回眸望，月明千里遍辉光……”随着伴唱响起，故事迎来尾声。舞台上，潘晓佳转身立定，举目远望；舞台下，观众掌声雷动，久久未平。“我想，表现应该还算可以吧。”潘晓佳笑笑。

“一个人的成功，远不够壮大一个行当；一个剧的热度，远不够捧红一门艺术。”魏春荣认为，昆曲是一个艺术整体，实现活态传承需要大环境的支持，更需要每一个艺术个体勤思苦练，积淀实力，释放活力。

得胜鼓响庆凯旋

光影

江西省万载县得胜鼓是一种大型吹打乐，由民间唢呐曲牌和民间锣鼓乐器巧妙结合，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。2008年，万载得胜鼓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如今在民间，凡娶亲嫁女、生日祝寿、华诞落成、开业庆典、欢庆佳节及其他纪念活动，皆请民间艺人演奏得胜鼓，以增添欢快热烈和吉祥如意的喜庆氛围。图/文 邓龙华

